

【趣味阅读】

虫子们的活法

□王开林

月,对它们的语言、行为、习性了如指掌,真正能从“鸟的感情和立场”理会它们。劳伦兹先生还在书中不失时机地纠正了人类长期形成的对动物的偏见和谬见,例如总把鸽子当做和平的象征(其实它们嗜杀好斗),众口一词地说野狼孤独(其实野狼极合群,沉默的排外主义与对内的和衷共济乃是狼的特点),认为猛兽好勇斗狠(其实最遵守天然的睦邻友好盟约),臆定弱小的动物精诚团结(其实顶喜欢内讧闹墙),等等。

最使我惊骇的是,有一种名为“歹的斯卡斯”的水虫,劳伦兹先生写道:“如果就体形的大小而论,这种生物在杀生肆虐上所表现的狡猾和贪婪,就连虎、狮、狼、杀人鲸和大黄蜂这些声名远播的大强盗也望尘莫及。跟歹的斯卡斯相比,它们都成了绵羊。”这些可怕的小虫子猎食的方法是:“当

它攫获目的物之后,腺体分泌物就会由那对中空钳子注射到对方体内,将猎物的整个内脏化成液体,再由同一通道吸进胃囊。”这些虫子还疯狂攻击比自己大几十倍、上百倍的水上动物,如肥胖的蝌蚪和蜻蜓的幼虫。总之,歹的斯卡斯是最危险、最凶残的攻击者。

读《所罗门王的指环》,我有一种挥之不散的感觉,动物的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镜子,形形色色,稀奇古怪,无所不有。歹的斯卡斯便是动物界的阴险小人,小人则是人类社会中的歹的斯卡斯。

某些人是如何蜕变成阴险的“虫子”的?时至今日,这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最简易的逻辑推理似乎是这样的:存在即合理,合理即正常。既然贪、嗔、淫、妄都“正”而且“常”,大家就见怪不怪。没食到的只恨自己心太软,手太短,没淫

到的只恨自己钱不多,胆不大。媒体围绕“贪”、“淫”二字,大做文章,连篇累牍,也实在是因为现成的题材太多。作者乐了,又怎会提笔四顾心茫然?看客也乐了,骤然增加不少谈资,何愁日子不好打发?

当初古猿进化为人,其乐趣远远小于当今人蜕变为虫子。前者的过程漫长,后者的过程短暂,关键还不在于过程,而在于结果。虫子没有理由不认为:吸血也好,贪嗔淫妄也罢,都是造物主赋予它们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当这一主导意识占据上风时,你再听蚊雷震耳,或许也想摇身一变。

我要读的下一部书是法布尔先生的《昆虫记》,也许我会有更深的悟见。“虫子”自有虫子的活法,多讲无益。讲多了,反而令“虫子”们更开心。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书与人生】

经典是生活的度量

□李葆

读外国文学比较晚,第一次认真读的是《傲慢与偏见》。初一的暑假,自己去书店,还错买了插画儿童版。直到现在,仍觉得经典。它是适合年轻姑娘读的书。你让现在的年轻人看《铁皮鼓》,她们给你唱《双截棍》;你让她们看《红与黑》,她们给你复制粘贴一段《读者》风格的“飞鸟与鱼”版本。所以推荐年轻的姑娘读这本书,哪怕是看改编的电影。

简·奥斯汀的语言睿智冷静大方,她笔下的那个时代的很多所谓淑女,却又造作肤浅。故事中男女主角的每一次试探、进展、迂回,都是收敛紧凑的。这些语言和内容的冲突,可爱娇俏,即便稍嫌心机重的家伙,在她的描述中也算是率直单纯。“我也说不准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看见了你什么样的风姿,听到了你什么样的谈吐,便使我开始爱上了你。那是好久以前的事。等我发觉我自己开始爱上你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一半路了。”“可是傲慢……只要你果真聪明过人……你就会傲慢得比较有分寸。”

这部小说使我的整个青春期、后青春期,每每臆想某种情境、升华某些情感时,就会不由浮现出小说中淑女们安静站立时那被高蓬撑起裙摆、娇纵桀骜的姿态。是的,逆光顺光中的裙摆像伞一样打开,旋转,伞撑散了,裙摆停止转动,飘闪倾斜,略微狼狽。

就像少年时读《简·爱》,每到萧寒艰涩之季,就想到并模拟简·爱躲在厚厚的窗帘里,窥探外面的世界。夏洛蒂·勃朗特的语言同样是冷静的,但那其中的敏锐是咄咄逼人的严峻。在《简·爱》中,爱情在穷途末路中更加宏大震撼。成为孤儿,孤儿院最好的朋友死去,婚前发现的疯女人是他的前妻,这些悲恸,作者都是带着冰冻过刚刚回温的怜悯去描述的。

《傲慢与偏见》中女孩心思的绵密和反复,太精妙,却可以嬉笑着牵动整个故事。不是讥笑,是嬉笑的态度,断然不同于那时淑女们的矫情。《傲慢与偏见》是夏天,是我可否把你比作一个夏日的夏天;《简·爱》则是深秋,入冬前刚冷得刺骨却总能为自己找到一杯热茶回温的深秋。

爱情,说到底,是对自己尊严的求证。因为有感情的牵扯,才会横生出很多意料之外。这些细节

或本质的断裂,会让人格外敏感防御。无论《傲慢与偏见》还是《简·爱》,情感的跌宕胶着,没有一丝的浮夸虚幻,都是内敛静缓的。处境的变换,地位的差距,外貌的自卑,家庭的困顿,如何在这乱七八糟中一把揪出那最纯粹的线索,要有自省的能力和决绝。

简·爱对罗切斯特,是有着傲慢与偏见的,自卑自保导致了这些。《傲慢与偏见》中的几对年轻人,彼此因着家族背景和利益等外在这些因素,最初也是带有偏见的。然而这些对于真正尊重自我的人来说,但凡外在的质素,都是锦上添花的,唯有内心的尊重和爱才是必需品。

年轻的时候说是不讲求结果只要过程,那是为着潇洒。而近而立才会明白,过程和过程一样重要。过程可以辗转但不能凄惨流离,结果最好明确不一定遂意。说到底,过程中,结果后,都得对自己有所交代,这也是一种爱的能力。

简·爱的孤儿院经历让她更加笃定自我,她深知“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你我走过坟墓,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都说简·爱是诗意的生平。是,披荆斩棘,绝处逢生的生存和爱,都是无限诗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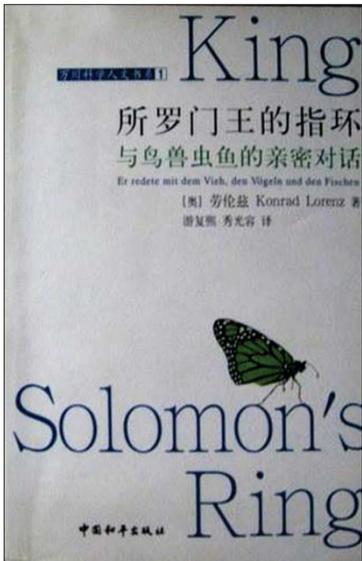
其实生活无处不诗意,有时看着卫生间淋浴玻璃隔板上的水渍印,也会发现很多奇妙的象形,十分有趣。好好对待这些不经意的赐予,可以抚慰很多。

年轻的姑娘们,我们的生活没有庄园,没有穿越浓雾的森林、骑马出现的绅士,也没有精致讲究的盛大舞会,都没有。我们生活在一个只会皮毛浮夸的时代。活得直接,痛快很容易造成机械化的没有品位。原本不懂得也就不会觉得缺失,也许你们会这么认为。但总有一天你会懂得,生活里读过的书绝不会白费。

这两本书的故事和语言都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于生活,都教会你如何自尊,如何有自尊的爱,这些对冲动的年轻人来说,的确是需要学习的课题。“诗是爱情的食粮”,《傲慢与偏见》里这句我很喜欢。也许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经典是生活的度量。阅读经典,足可以衡量出你生活的缺失和发展,这种计量,很公平,也很诗意。

书籍改变了世界,读书丰富了人生
“书与人生”栏目投稿邮箱 qlbook@163.com

读《所罗门王的指环》,我有一种挥之不散的感觉,动物的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镜子,形形色色,稀奇古怪,无所不有。歹的斯卡斯便是动物界的阴险小人,小人则是人类社会中的歹的斯卡斯。



【名家阅读】

读梁启超一人可知一个时代

□顾则徐

梁启超更有一个突出特点,无论其活动还是著述,所跨越的领域都极为深广,所以,读梁启超一人,就如对一个伟大时代从广度到深度作了全景式扫描。



读一个人的书,便是读他这个人。从志趣选择读一个人,读他的书,要紧是“真、繁、知”三字。在“真、繁、知”三字上,在数千年之间,梁启超可谓是最为完备,所以从梁启超读起,实在是最好的事情。

所谓真,是作者作文之真诚、真心,简而言之就是率真而已。真并非等于正确,跟人的立场无关,读者可以赞成,可以反对。真相对的是伪,伪是虚假,有谁愿意去读充满虚假的书呢?作者无论说的话正确与否,定要是出于真心写出,令读者即使读他明显荒诞的错话,也能有尊重的微笑。即使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话,倘若是从伪的心里发出,不过只是故弄玄虚,读者虽然谈不上吞了苍蝇,总也属于吞了甲虫。但世界之人,又哪有总不读虚假的呢?所以,人们所求,唯有率真。率真是种品格,也是性格。率真之人也许偶尔会有虚伪,却虚伪得也可爱。所以作者之真对于读者,是读书最基本的前提,是读书乐趣所在的基础。梁启超的特点便是一个真,所以读他,至少在这最基础的层面不会有错。

知的问题我暂且不谈,专谈一个繁字。

何谓繁?我说的繁并非复杂,而是繁杂,书的作者之繁杂,字里行间透出他人生的繁杂。读简单人生之作者未尝不可,但既然是出于志趣的读书,有繁杂人生经历的作者不是更好吗?即使他并没有从他的人生中领悟出多少道理,但所拥有的故事至少丰富。有故事的作者很多,故事的精义在于历史,有历史的作者不多。有历史的作者虽然不多,但也可说是不少,在历史伟大转折期的作者则很少。在历史伟大转折期的作者虽然很少,但终究有一些,然而以一人而领一个伟大时代的,则几可说数千年仅有梁启超一人而已。

(本文作者为学者,著有《梁启超哲言录》)

已。

中国文明的历史在先秦有夏、商、周,可以称为三代。入秦以后绵亘两千一百余年,可以称为皇朝时代。皇朝时代在清末发生两千年未遇之变局,急剧转进,由辛亥革命而进入共和时代。清末转进的正式运动在于戊戌变法,民初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失败,中国经过两次再造,以后无论发生怎样的历史变动,共和都成为颠扑不破的基本制度。从戊戌变法到两次再造共和,随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宣示彻底加入世界体系,其中历史运动的参与者诚然很多,但始终居于中心领袖层的人物,仅梁启超一人而已。所以,梁启超之繁,读他一人即几可窥见数千年意义上中国历史大变局之全豹。这是读书至繁而至简之法。

梁启超不仅是活动家,更是一个数量超人的著述家,几乎是凡遇事件即有文字,所以读梁启超不仅是读他个人,而且也是读了整个时代。梁启超更有一个突出特点,无论其活动还是著述,所跨越的领域都极为深广,所以,读梁启超一人,就如对一个伟大时代从广度到深度作了全景式扫描。

仅仅从梁启超自身活动而言,就涉及了教育、新闻、政治、战争、财政、外交、研究、文学、艺术诸领域。如果从他的研究和著述来说,更是涉及经学、子学、佛学、哲学、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文学、艺术、新闻学、出版学、语言学等等,几乎无所不涉及,无所不包括。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至少从读他而获得的信息之多,并非读他人可比;倘若是一个认真的研究家,就更是无法越过梁启超这堵墙而有能称完善者。

(本文作者为学者,著有《梁启超哲言录》)